



合作與其他社會運動(註)

V. Potomianz 著

王世穎譯

什麼是合作？關於這個問題，各人有各人底不同的意見，各人下各人底定義，畢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我們儘可不必徬徨，因為在科學上這是慣常遇到的事。有幾種科學，雖然早就成立了，可是它底定_義到現在還不能明白地確定。有幾種生物，既不能歸入植物類，又不能算是動物；這種生物，往往植物學與動物學底書籍都有敘述到的。然而植物學與動物學早就成爲科學，並不因此而失去其科學底獨立性。政治經濟學底本身，甚至是統計學，它們底定義也是不能明白確定，各家完全一致的。社會主義底定義，單就英國文字而言，已有五十種左右之多。其實，即使是有各種不同的定義存在，則一個觀念顯然有不同的解釋，但是這不能證實這個觀念一定是錯誤了的，也不能說一種特殊的理論，連一點實際上的價值都沒有。

合作 底 定 義

在經濟典籍內各種不同的合作定義中，季特教授底合作定義，要算是最簡賅了。他說：『合作是以廢除利潤爲目的的團體組織。』

從這個定義看來，可知合作是在根本消滅現代的資本主義，因爲現代的資本主義以追求最大可能的利潤爲目的，所以是對於勞工階級有害的。合作運動就是想根本地廢除資本制度下的一切追求利潤的企圖，同時並免除——

至少是減少——競爭底惡果，因競爭易啓人心之欺詐，而且工商業上種種慘酷的投機與欺騙，要皆由於競爭而起。這種陷社會生活於萬劫不復之地的環境，非加以改善不可；但是進取的精神，以及營業底創造力，乃爲吾人必要的活動，却應當充分地保持。換言之，即進取的精神與創造的能力，應當保持在另一種形式中去活動，務使利潤不致爲少數幾個人底私有物，而用來利便工商業中的全部人

衆。

合作就是這樣一種男女平等的經濟組織；它與股份公司，絕對不同，乃是人數永無限制的一種結合。差不多各種形式底合作運動，社員底加入都是無限制的；祇有生產合作，往往因為實際上的困難，不得不相當地限制社員底人數。

合作具有經濟的目的

而且，合作是具有經濟目的之團體組織。股份公司誠然也是具有經濟目的的，然其目的僅以資本為限，而合作底經濟目的，則着眼於合作社組成的分子——至於社員所交納的資本，雖也有相當的重要性，然而還在其次。在合作社中，佔最重要的地位，不是資本，而是組成合作社的分子。合作社與股份公司同樣地要有資本，那是不用說的，但是個人都合作社底唯一核心。因有此種不同，所以合作社與股份公司便迥異其趣，在合作社中，每個社員一律祇有一票權，而不論其所出股款的多寡。

在大不列顛，註冊的合作社，社員每人所投之資，例不得超過二百英鎊；他若願意以存款底形式，將超過二百鎊以上的金額存入社中時，合作社自然也允其存儲。不過他無論加入了若干股，他始終還祇有一票權。男女地位是一

律平等，女子同樣地可以被選為管理委員會委員，處理種種的社務，與男子有同樣的機會。在英國及其他國家，合作運動首先給予女子以同等的權利。而且女子是否能與男子站在同一水平線去從事合作運動這個問題，壓根兒就沒有思忖到。從此看來，可見無論那一個合作社，都充分地表現民主的精神，決不是口惠而實不至的。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合作底經濟目的究竟是什麼？在現今，無論那一種的經濟生活，要是合作沒有佔着相當地位，怕是很難找了吧。有幾個部分，差不多已經全被合作運動所征服了，例如丹麥、愛爾蘭與西伯利亞底牛油生產與貿易，即全為合作社所經營的事業。

為簡明起見，合作可以分成三個主要部分：一、合作分配；二、合作信用；三、合作生產。

合作分配

合作分配是免除商人作媒介的一種分配生產品底制度——這是售賣給自己的一種方法。在這種消費者底合作社中，社員自己便是商人，不用中間人底干預，自己來分配貨品，因此就免去了種種的欺騙與圖利的行為。這種合作社，由分配貨品於社員的手續中，創造了一筆剩餘，可是這注剩餘却不含有資本主義的色彩。

而且，消費合作社雖然是消費者組織起來的團體，却企圖者創立自己的生產事業。一定要能自己享有生產食料及其他生產品的工廠，消費者底合作社纔算是組織完備。

所以這種合作社，乃是很複雜的團體。它在最初，不過是個貿易的團體，後來又逐漸從事於生產，由永無限制的社員購買者來供給資本而開設工廠。

私人的貿易，必依賴着那常變而不定的買主，合作則幸無此種困難。在私人的貿易事業中，每個買主都可任意地選擇商店去購買物品；但在合作事業中，則各社員對於其同事業底前途發展都有濃郁的興趣。他們聯合起來如家人父子一樣，這一種情形，便是消費合作社從事生產事業的最堅強的基礎。此外，消費者組織的合作社還有添設儲蓄銀行的，把這樣積集得來的資本，用來發展他們的生產事業，有好許多國家底合作社都已如此辦了。這種合作社常常擴大它的機能，展開它的面積。結果，合作社有時竟達到驚人的發展，甚至開闢了國際的市場。

消費者的合作社，是無疑地具有偉大的將來的。這是一種最重要的合作形式。因為即使是信用合作，若將營業周轉及資本與分配合作比較，也是小巫見大巫，決不能與分配合作分庭抗禮的；至於生產合作，那更不用說了。

婦女購買者聯合會這種團體，可以說是合作分配底另一種形式。這是婦女底合作團體，自動地起源於美國，並無男子底扶掖，直到近來，男子纔允許參加這種團體。婦女購買者聯合會之組織，以管理私人生產及私人貿易為目的。例如：該會已管理有若干製造糖果、燻肉及其他食物的工廠，對於雇用者底衛生、清潔及公益事項，均加以精密的注意。這樣一來，婦女購買者便有管理私人貿易及生產的可能了。

建築合作社，是消費者合作社底又一種形式。此種會社，包括建築工人村的合作社在內，凡是大城市中不衛生的情形與缺點，都可在工人村中免除，這是融和鄉村生活與城市生活的最好辦法。建築合作社的確是與消費者底合作社含有同一目的的；不過前者是供給社員以住宅，而後者則供給食品及家用商品罷了。

合作信用

現在讓我們來討論合作底另一種類，即合作信用。信用合作社是供給社員以信用，免受高利貸者底剝削，而在將來還可更進一步免除銀行底剝削的一種制度。有幾個國家，此種理想已經變成了事實，因為高利貸者在那兒已沒有存在的餘地了。信用合作社趕跑了高利貸者，使小量的借貸也可獲得

相當的信用。這是真的，祇要有信用合作社底地方，大多數的平民，都可獲得信用了。而且，這個信用雖說是很低廉，却不像蒲魯東（Proudhon）所想像的是個無報酬的東西。

每個信用合作社努力地創造一種平民的信用，在鄉村中，幫助農人改良農業；在城市中，又增進了工人、技師以及中產階級的人底經濟情形。所以信用合作社，像消費者底合作社一樣，比起生產合作社來，要受人歡迎得多；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加入信用合作社，至於生產合作社却祇有工人纔有加入的分兒。

就一般情形而論，信用合作社正像所有的消費者底合作社一樣，是和階級爭鬭絕緣的東西；社會上各種不同階級的人，男的和女的，一致地聯合起來。假如這信用合作社是創設在鄉村裏的，那末便是鄉村裏的學校校長也可以同樣地加入。

所謂合作信用，是指設立在鄉村中的信用合作社及設立在城市中的小儲蓄銀行或平民銀行兩者而言。合作信用底第一聲，便是雷發業制度（Raiffeisen system），此制防於信用合作社底創始者德人雷發業。第二，便是許爾志制度（Schulze-Delitzsch system），德人許爾志是平民銀行

底創始者，故名。平民銀行這一個名辭，盛行於德，意大利亦用之。在意大利，此種平民銀行，因欲適合於當地的環境，故由盧柴蒂（Luigi Luzzatti）略加改易，至於鄉村底信用合作社之提倡，則有伍倫伯（Leon Wollemborg）其人。

合作生產

合作底第三種形式便是合作生產。這是合作運動中最困難最危險的一部分，因此之故，其成就最不卓著，遠不及合作分配及合作信用那樣發達。分配方面與信用方面的合作，成就是很快的；而生產合作却遲遲其行，老不長進。可是，我們要注意的，是，合作生產在城市中究竟能否成功，誠然是個疑問；可是在鄉村間，有幾個國家中却有了顯著的發展。例如丹麥，該國出口品的大宗是牛油，此項牛油之生產，有百分之九十是屬於生產合作社的。

無論在那一種工業中，要求一個合作生產底適當的例，是隨處可以找到的，因為我們隨處都可以看見那資本家底生產，逐漸演變而為合作的生產。這是常有的事：某一種企業的主人，他想把這企業逐漸地交給工人，第一步允許工人分潤，第二步讓工人們投資為股東，最後一步，便讓工人們直接參與內部的管理。這種方法，在法國，是復古

定 (Godin) 及萊克拉 (Leclaire) 所採用的，這兩人都不是廠主，後來將其全部企圖渡讓給工人的。在英國，也不難找出同樣的例，如湯姆孫 (Thomson) 其人者，彼曾將廠事交諸工人，工人受其嘉惠，心至感動，乃自動地推舉湯姆孫為該廠董事。

在城市生產合作底範圍內，我們知道這種勞動合作社，其目的在購入原料而加工製造了再販賣出去；但另有一種勞動生產合作社，單是供給勞力的，如碼頭工人底生產合作社是。

同樣，在農業的範圍之內，也有兩種生產合作社：(一) 這種農業合作社不一定是真正的合作會社，有時也許是宣傳及教育的團體，帶便負了經濟的使命，同時去組織農產品底購買與販賣的機關。這種混合的、過渡的合作社，可說是兼具經濟的教育的兩項機能之團體。(二) 這種農業合作社是單具經濟的機能的。如酪乳製造合作社便是一例，它不但製造牛油與酪餅，而且還經營販賣。

此外，如合作屠宰場，如愛爾蘭、捷克斯拉夫和俄國底製造亞麻合作社；如法國底製造果醬合作社，也都是農業方面的生產合作社之形式。

最後，還有一種合作社，名保險合作社，係預防牲畜收

成底天災傷害而設的一種制度。此種保險合作社，法國甚多。在意大利，也頗有成效。

合作與其他運動之不同何在？

現在讓我們探究一下，合作與其他社會運動有什麼相異的特質在？

我們已經把合作生產與資本主義下的生產底不同點解釋明白了。兩者間不同之點，即前者底目的為廢除利潤，而後者底目的在損人以自肥。我們同時又說明，合作決不是完全廢除競爭，不過把競爭底罪惡的方面廢除了，至於那些在工商業底技術中被科學所征服的種種設施，在合作運動中還是一樣地保持着的。合作決計不會把大好的工廠，在技術方面，甯願任其損敗下去。反之，凡是資本家所使用過的技術方法，它都拿來盡量地利用。

在工廠中，一定就有競爭，勢難沒有競爭便沒有發展似的。假使有的政府竟提議去廢除資本家的工廠以及一切競爭的商業時，合作者便要對政府說：『假使你不是有意要損害我們的話，你便不要這樣做呵！合作是有它自己的發展途徑的。我們從別人那裏看了榜樣來發展我們自己。我們在與私人企業競爭的當兒，我們所做的事也漸漸地有效率了。與資本主義下面的企業競爭的進程中，我們的確受

到資本家底工作底扶助。我們現在還沒有充分的準備，可以以把全部的生產責任擔負起來。祇要給我們以時間，我們便能摧毀大部分的資本家企業。但是我們若要擔當這摧毀的工作，時間是最緊要的。」真的，資本主義底驟然的或激烈的撲滅，合作運動是不會得到什麼利益的。不但無所得，而且合作運動反陷入於停滯的狀態中，其結果之危險，不特影響到合作事業底技術方面，而且影響到合作社社員底道德呢。於此，我們可以知道，合作是把資本主義企業下種種良好有用的東西都搬運了過來，它祇是着意把資本主義的利潤追求給廢除了。

合作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如職工組合等不同之點又何在呢？這是我們現在要提出的問題。

職工組合是個階級的團體，祇有一個階級或一個職業中人方始可以加入；至於合作社（除了幾個生產合作社外），是把社會上所有的階級都包括進去了的。再，又一個不同，就是：職工組合與資本家爭鬥的方法是罷工，至於合作却從來不曾打起階級爭鬥這塊招牌以與資本家交鋒的。這不是合作底機能。

現在再讓我們研討一下何以合作運動一方與社會主義有別，一方復與無政府主義迥異其趣。

合作底起源

先來說明一下合作運動底起源，這是很緊要的。我們可以借此觀察，究竟合作是由於一個黨派底鼓吹與活動而起的呢，還是由於那班具有不同的社會觀念及政治意見的人底工作而起的。下面祇是簡單地作一概括的敘述。

合作商店之第一聲，係肇端於英國底大社會改造家羅拔·渦文（Robert Owen）渦文本本人對於此種合作制度原極冷淡，這也是實在的情形，而且在渦文底信徒開始創辦合作商店時，他甚至不贊成他們的行動，他並不以為合作是有害的一種運動，祇是他以為合作底活動不是什麼大事，值不得這樣注意。

照渦文底想法，與其創辦合作商店，不如根據共產的理想去設施農業的殖民地，倒有價值。他認定農業的殖民地之樹立，是解決社會問題最完善的方法。但是他對於殖民地底創辦，却沒有得到成功，因此他的信徒，以及後來的金威廉醫生（William King），想選擇一個阻力最小的方法，於是開始創立了消費者底合作社。在英國，消費者底合作社底成功，受倪爾（Howard Vansittart Neale，他是個豪富的保守黨）及賀萊奧（George Jacob Holyoke，他是個純正的自由黨）之援助甚大。他們用了友誼的精神

，努力工作，以謀合作運動之發展。

現在讓我們再來研討一下另一種合作形式——合作信用——底起源。這一種合作啓源於德國。信用合作社之創始者爲雷發異。他不是任何政黨底黨員，對於政治，可說是毫無興趣。他是個宗教徒，皈依於基督教，身體力行，以向鄰居服務爲職志。他雖然是個新教徒，而猶能獲得舊教徒之資助與同情者，蓋以此故。他想把基督教變成一個有生命的東西，不再像從前那樣毫無生氣。他認定合作是拯救平民於水火的最好方法。合作信用，就在他指導之下發展起來。

借貸儲蓄銀行，或稱平民銀行，以及消費者底合作社，在德國，乃淵源於許爾志。他對於政治上的意見是傾向於自由黨的。他在政治上頗爲活動，曾當過議會中的代議士。但是他也注視合作運動。德國底建築合作社，淵源於柏林大學教授休貝爾 (Huber)，他是屬於保守黨的。

在其他各國中，合作運動之開始，有如下述。

在法國，信用合作社底發展，是受了雷發異與許爾志底影響。誠然，法國底信用合作社運動也有它自己的創始人，即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他也是合作底信徒，曾在巴黎創設一平民銀行，以無報酬的信用爲原則。但是平民却並不

希望收受此種無報酬的信用，故蒲魯東式的平民銀行沒有什麼成功，而且生存的時期也並不久。同樣地，分配合作與農業合作底理論基礎，是傅立亞 (Charles Fourier) 建立的。他被中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及馬克斯派社會主義者斥爲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其實，即使要說他是一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我們也祇能說他是一個超時代的預言者。現代的經濟科學已經把傅立亞底命令恢復過來了，因爲他的以及湯文底某部分的學說，已經在合作運動中被承認而且實現。

在意大利，合作運動底先驅中，各種派別都有，有社會主義者、有保守黨、有自由黨、有農民和工人。盧柴蒂及伍倫伯是屬於自由黨的。伍倫伯是個猶太人，他在意大利實現了雷發異底制度。

俄國底合作運動底開始，也同樣有這種情形。創始人中有社會主義者屈納盧夫斯幾 (Tchernyshevsky)，是傅立亞底信徒；有不屬於任何政黨的巴林 (Balin)；有二個自由黨，盧勤仁 (Luginin) 教授，和范希爾契可太子 (Vas-silchchikoy)。

實在講起來，合作運動底創始人，包括了在政治的和宗教的運動方面各種不同的人物。

合作與社會主義

我們現在可以繼續討論合作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底不同點了。當我們說到社會主義一辭的時候，我們要牢牢記住的，便是

：此名辭之含義甚晦，社會主義有各種派別底不同，每派對於社會主義一辭都各有其不同的解釋。最流行的學說，便是所謂科學的或馬克斯底社會主義；其他如烏托邦社會主義，是比較不甚普通。在法國，便是到現在，還有若干聖西門（Saint Simon）和傅立亞底信徒。

有幾個國家中，有一種市有社會主義，發生在城市的工業範圍中。又有國家社會主義者，主張土地國有，但他們中間有許多，為首的是亨利喬治，却反對用社會主義字樣。另有國家社會主義者，一方面拉攏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又聯合了中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近來科學的社會主義派的領袖韋格納（Wagner），曾用種種方法攻擊德國社會民主黨。

法意德諸國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者，實在都是國家社會主義者。儘管他們自己稱為馬克斯修正派也好，社會革命派也好，或社會改良派也好；其實呢，他們都是國家社會主義者，上次的歐洲大戰可資證明。因為大戰時各國在他們勢力之下，通過了不少國家專利的法律。他們是國營企

業或公共企業宣傳者，換言之，他們就是國家社會主義者。

大概講來，我們可以這樣說：現代社會主義底着要觀念，以為國家——祇要不是蒲爾熱涅的國家，而至少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公衆底保護者。俄國人在獲得了政權之後，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一道德的命令發布下來，實行最激烈的革新。我們在這裏都不是專指這俄國所宣稱的「無產階級專政」而言。不論這權力之征服是由於和平的途徑，抑由於激烈的革命，在馬克斯派看來，國家是影響社會革命的最好的工具。

合作與國家

恰巧與社會主義者相反，合作者並不把國家當作一種社會改革的工具。在合作運動中，社會的革新以及經濟的更生，純由個人發散出來，個人是社會進歩底最要關鍵。

合作底原理，有如下述：

社會的秩序之安寧與否，純視每個公月底性格之良惡以為斷。所謂進歩，本不必全仰仗着政府底法令，有了有組織的與受過訓練的人民，然後進歩乃能神速。合作運動，乃是聯合起來的個月底創造工作；無論如何，國家不應去阻撓這合作底自由發展。

所以，合作者與國家社會主義者恰巧相反，他們是自下而上的建築起新的社會、新的社會秩序來，把社會革新與社會進步底責任，擺在每個單獨的個人底肩仔上。這個理論，比之於以政府為根據而仰仗國家底法律與命令來推行的，無疑地要平民化得多。總之，合作所注意的，是那個

人底人格，至於馬克斯社會主義派是極少注意於人格的。自然，馬克斯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在社會上發生的無論那種情形，全以經濟情形與社會壓力為依歸。至於個人底人格，在他們看來，不過是命運之神底手中的一種玩具而已，易辭言之，他們是主張歷史的命定論的。合作則不然，它是建築在「歷史上人格底創造價值」這個信念上的。它相信有所謂英雄，並且相信歷史上的英雄事業。它承認個人人格參加在社會形式底有機的結構中，是一件最為重要的大事。

合作與階級鬥爭

合作把希望付託在個人手裏，因此，合作運動所企望於個人者乃至厚。凡受合作之給與愈多的人，合作對於他所企望的亦愈大。這就是合作把義務與責任交給個人而藉以涵養道德的原因。合作者對於合作底道德與宗教（此處所謂宗教，係指廣義的而言）的原素是特別重視的，這從許多的合作著

述中可以觀察出來，而門定（Mortimer）底合作社雇工之權利與義務一書中，論述尤詳。

這就是合作與馬克斯社會主義根本不同的所在。

在合作運動中，個人人格既須受道德底薰陶，又須用和平的方法；那末，合作不把階級鬥爭當作社會進步底一個因子，這是顯而易見的了。其實呢，合作團體中也不說絕無鬥爭。合作在言行上也必須與他人鬥爭，不過它的鬥爭不是如同馬克斯的所主張的階級鬥爭。

農夫與中產階級的人，可以和工人同樣地去參加合作運動。例如，不論那一個人，祇要他願意，他便可以加入一個消費者底合作社或一個信用合作社。在其他團體中所有的階級鬥爭，在合作運動中完全看不見了。工人、農人、蒲爾熱窪，都在有希望的共同勞動之下結合起來。在別個人生的範圍中，這許多階級是互相鬥爭着的；在合作運動中，對抗的形勢縱不是完全消逝，也大半消逝了。那些超出于階級猜忌與階級自我意識的中產階級，也都歸順在合作旗幟之下了。在合作運動中，的確有一種自然淘汰底作用，而且把具有生命創造力的各種社會原質結合了起來。農人與工人，智識階級與勞動工人，連袂來歸——而且，工人、農夫與中產階級，都用消費者底資格，以共同之與

趣，在合作商店中互助結合着了。

合作與社會主義之相同處又何在？

以上所言，僅就合作與社會主義之不同點剖析明白。但是兩者間却也有相同的所在。合作認定這個社會應該有理性的澈底改造一番，這一點，它是和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其他的社會運動和宗教運動相同的。按照無政府主義的原理，社會是能够頃刻間改造的，正如地震以後都市即刻可以恢復起來似的，合作底原理却不和這個意思一樣。合作不相信有人類之激變的改造底可能。所以，合作所注意的乃是教育以及羣衆底組織，而同時復積極地改造經濟秩序。再有一層，合作努力去改造社會，用的是漸進的步驟，以與資本主義及牟利的企業競爭，它相信用這最好的原理，最好的方法，必可獲得勝利。合作者相信用此方法，合作之最終鵠的可以穩然達到；而且走向鵠的去的途徑也並不如吾人想像中的那麼迢迢。總而言之，合作不是徒有外表的東西，可以像衣服那樣隨意更換與拋棄的，它是社會組織底積極的改進，同時也是改造社會經濟的機構底主力。

現在我們可以論一下合作與社會主義底關係了。

大多數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都認合作爲完全獨立的一

個運動，他們雖加入合作團體，但決不願破壞合作底政治中立性。他們並沒有在合作運動中厲行其黨底政策之野心；他們祇是把合作看作一個獨立的、自治的組織。在有個國家中，情形便不同了，它們的社會主義者，僅認合作爲政治上階級鬥爭的工具，否認合作有什麼自治性。例如比利時，曾經有一個時候，合作社底金錢，竟挪移過來，充政治活動之用，結果，比利時底合作運動竟分裂了。比利時合作運動本不難扶搖直上，蔚爲大觀，而結果却不能

在合作運動佔有重要的地位，原因蓋在於此。

有幾個法國社會主義者，把合作與社會主義看成爲一個東西。如前法國軍需部長杜瑪（Albert Thomas）曾說：

「社會主義的合作」這一個名辭是最無意義的，正如我們說「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或「合作的合作」一樣地不通。他以爲「合作」一辭已經很夠，加上「社會主義的」字樣是極無聊的，甚致嚇退了一部分人，把他們擠諸合作運動之外。可是，把合作與社會主義看成相等的意思，也祇有杜瑪如此。他的意見是不被法國底合作者所贊同的。他們，以季特教授爲領袖，認合作運動是自具範疇的獨立的社會運動。

合作與無政府主義

我們現在可以來觀察一下合作與無政府主義異同之點了。

無政府主義者，亦與社會主義者一樣，是很同情於合作的。有的無政府主義者還自己創設過農業合作殖民地呢。在互助論底著者克魯泡台金底著作中，可以看出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合作之重視，克氏在互助論一書中應用合作底理論與原則，證明人類進化之重要因素，不是鬥爭，而是互助。合作者實際上就應用這許多原則，為克氏作一具體的佐證。而且，無政府主義者亦與合作者一樣，不把國家當作社會改造底一個工具。他們還更進一步，痛斥國家，否認國家有存在的價值呢。

合作者却不像他們走得那麼迂遠。合作者承認國家某部分的活動，是對於社會有利益的。不過合作與無政府主義也有相同的地方，因為合作者所組織的團體現已遍佈世界，各人都是自動地結合起來的。所以，克魯泡台金及法無政府主義者辣克魯（Recus）與蒲魯東諸人之同情於合作，也自非無故。便是到得現在，克氏底思想還深入於大不列顛合作者底心目中。

合作與 國營企 業

至合作與國營企業及市營企業底關係，我們應該知道的，便是合作者並不反對任何社會改革底方法。關於這一點，我們最好引用在克拉孟納（Cremona）所開的國際合作大會某列席

代表底話，以資說明。倘有人問該代表是屬於那一個政黨時，該代表答道：「我不屬於任何政黨。合作者是任何人的朋友，沒有人當他是仇敵看待的。」要與任何人保持着友誼的關係，原也是極難的事情，但是這位代表底答辭，却明顯地表示出合作底自然的傾向與政策來。

合作與國營企業，雖然是各奔前程，其間却毫無什麼衝突。但國營與市營的企業，往往費用甚大，而且在管理上不免帶有官家的習氣。合作儘可以很自由地與市營企業計較短長。不過，有相當的社會的與工業的活動範圍，合作是不必僭越辦理的。譬如鐵道，雖然在意大利曾有一個勞動生產合作社聯合會，自己建造了一條從利鳩（Rigno）到夏諾（Ciano）的鐵路，然此種事業究以國營為是。再如俄國，因為該國社會生活底特殊情況，合作社有時竟展開它的活動，負起平民教育底責任來；可是這種事業，本應該由政府或市府經營的。

農業合 作與土 地享有

至於農業合作與土地所有之關係，我們值得先在此介紹一下；德國正宗馬克斯斯派代表考茨基（Kautsky）底意見。照他的意見以為農業亦與工業一樣，小企業必為大企業所併吞。馬克斯與恩格兒底共產黨宣言中曾說，大工業會逐漸地併吞小

工業，直等到資本家底數目減少到很容易將財產充公時為止。到得那時，國家底權力遂入於無產階級之手，他們就建立起真正的社會主義式的政府來。照考茨基底意見，則小作農土地之享有，顯然是極不完備的制度；所以在他看來，合作本身可說是無關緊要的東西。

至美國學者亨利喬治在進步與貧困一書所倡言的土地國有論，在德國底馬克斯派還沒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可是在德國也有一個以宣傳亨利喬治底土地改造論的團體。該團體底首領為亞達馬雪（A'damasche），他自己並不承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及考茨基（他在所著關於俄國土地問題的小冊子上，曾說到這個問題）對於該社都無好感。考茨基以為土地國有，不過將地主手中的土地奪了過來，讓渡給城市的資本家、製造家與大商人罷了。城市裏的資本家、製造家與大商家已經是很豪富了，如今充公了一部分地主底財產，却雙手拱奉給另一部分人，不特不能得事理之平，而且也是毫無意義的。所以，無論在城市抑或鄉村底大土地一律充公，這纔是正當的辦法，在他以為。

農業合作

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農業方面的合作罷。我們已經知道，正宗馬克斯派的代表考

茨基，與和平的社會主義派代表施恩坦（Reichstein）及大衛（David）二人意見不同，考茨基是不承認合作有什麼重要性的。大衛在他所著土地問題一書中，却曾以二章地位討論農業合作。赫茲（Hertz），是同派的另一個代表，也十分重視農業合作。他對於大企業併吞小企業的意見，絕不贊同。恰與考茨基相反，他以為大的企業缺少生命力，至小的企業，反可在合作運動中找出宏偉的力量來。

意大利社會改造家格蒂教授（Gatti），在其所著社會主義與農業一書中，雖然也承認農業上的大企業自有相當的重要性，可以作為農業底模範，但他也認定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在法國，社會主義者孔貝麥列（Compeire Morel）是努力提倡農業合作之一人。

合作者對於土地之耕種、面積之擴大，當然是歡迎不迭的。大地主底土地往往是任其荒蕪的，或者僅供牛馬之遊牧，英國便是一例。所以合作者對於農人之土地享有，祇要是耕種用的，當然是很贊助的。

農夫底土地佔有慾是很強的。「國營」一辭，他們聽了是不大明瞭，而且對之也毫無興趣的。如在土耳其，因該國有宗教上的信仰，土地例不得私有，國家乃將土地以永久

租賃的方式給與農夫，農夫受到土地，就勢歸是他自己的土地一樣。在紐西蘭，已經發現了調解土地國有與私有的適當的方法。那裏的土地是租賃給農民的，為期九百九十九年。這種長期的借貸，不就等於私產一樣嗎？而且，即使在滿期之後，國家也不會就從農夫底子孫手中把土地奪回來的。

合作與小農

在經濟科學上已經證明自耕農較之佃農為有利。佃農所耕種的土地，往往不甚肥沃，而且進步毫無。就一般而論，佃期愈長者，土壤之耕植也愈好。假使佃期而能永無限制，則土地國有論便不至與土地私有論相衝突了。

合作者認為國家應該去干涉土地改良底事件的，尤其是關於耕地面積底擴大。我們在此尤其要感謝合作，因為合作使小作農增加了不少的農業生產量。假使農夫獲得了大量的土地，貪得無厭地去開拓他的土地，那末這土地底享有權，於人於國是兩無裨益的。土地是耗損了，而農夫自身仍然不免於鄙陋蒙昧。

便是在這等地方，合作乃大有益於農夫。合作可以使粗放的耕種變成集約的耕種。合作能使農夫聯合起來去從事購買種子、肥料與機械；同時信用合作社復供給農夫以金

錢，俾得從事購買種子肥料及機器。這樣一來，農夫既獲得了土地，同時又以合作底方法，學得良好耕種術，因而增加了全國的總生產。

以丹麥為例

要證明這一點，可以丹麥為例。丹麥底酪乳製造合作社，不但擁有私人資本家底企圖，且已並市有的企業而據有之了。在從前，丹麥有不少私人企業的酪乳製造廠，營業殊為不振，不振的原因，一部分由於農夫對此事業毫無興趣，故往往用劣質的牛乳供給該廠。可是在合作事業中，每個社員，對於企業都有直接的興趣，所以欺騙蒙蔽等事，在社中絕不致發生。社員當然是不願意損失的，因此他們都拿好牛乳來借給自己的酪乳製造合作社了。結果呢，丹麥底牛油，在世界市場上，獲得最優的聲譽。

合作在丹麥，其地位竟這樣重要，甚至大地主也連袂地來加入合作社了。現在丹麥底牛油，有百分之九十是合作社底出品。其他如醃肉生產，也同此情形。丹麥每年屠宰的牲畜，有百分之七十是在合作屠宰中宰殺的。由合作社收集起來販賣出口的雞卵，佔全生產額之半。

有一件最有興味的事，便是丹麥人曾經有過一個時期，買西伯利亞底牛油來消費，而把自己的牛油銷售於國外以

獲得高價。

現在在英國市場上，丹麥底農產品是沒有一個人不歡迎的。

丹麥農夫受合作之惠賜而生活豐腴了。丹麥底土地是私有的。土地社會化與土地國有制，在丹麥從不曾施行過。然而丹麥底農夫竟能達到這樣高的水平線的文化，甚至農夫的大學也創設起來了。農夫在大學中卒業以後，他獲得了不少的智識，也不像其他各國底農夫那樣要急急地跑向城市去謀生。他安居在自己的鄉村裏，他在那裏工作着，幫助村人共同建設起農村的文明來。

合作與政治

合作與其他社會運動之不同點，既已判明如上，我們現在可進而論到一個正在發展着的特殊的合作概念，一個新合作理論。

時至今日，有一件事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便是：一般合作者心目中所具有的概念，可說是「道德的唯心的」概念，與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把社會用唯物的眼光去觀察的，迥然不同。合作者雖主唯心觀，但比起經濟的唯物論者，還更切於實際些。其實，那班經濟的唯物論者，有些倒還是喜歡玩弄政治組織，對於經濟組織却並無任何興趣。大多數的合作創始者看來，却以為政治的運動是無關

宏旨的。他們同意於海外軒渠錄底著者斯惠夫脫 (Swift) 的話：「一個種兩畝穀的人，他所做的事業，比之所有的政客擺在一處所做的事業來得多。」合作信用底創始者雷發箕，他就是不參加政治的，他從未加入過任何政黨。他曾經說，他在合作者底地位上，是為人類全體服務，所以為某一特別政黨服務，在他認為無此必要。

不過到得後來，合作者間發生了一個極大的運動，主張合作運動應該參與選舉與一般的政治。此種合作政策底轉變，其着要的理由有二：(一)因政府與議會往往不了解合作底工作與需要；(二)因對於所有的政黨——連勞動黨在內——都感到不滿。由於此項新運動，在大不列顛便成立了合作黨。合作黨出現在議會中，純是獨立的團體，雖然它的獨立性並不是絕對排除與其他政黨——尤其是勞動黨——有聯合進行之可能。英國合作者底此種榜樣，現在還沒有被其他各國底合作者所模仿。他們仍然堅持着政治的中立性。尤其是瑞士、丹麥、德國和法國。

在過去，合作運動不加入任何政黨，保持其政治的中立性，這原是極機敏而且有益的事。因為有了這個中立性，合作運動始能將各黨派的出類拔萃的人都連合在一起，給他們一個中立的地帶去隨便談話，共同工作。假使大多數

的國家中在將來有什麼變動時，那末，這個變動，與新合作黨成立有關的變動，也許會引起合作信條底內容的變化呢。

合作與 新人生 途徑

合作運動所要解決的困難問題，不但是形成一個社會底新概念，而且還須定一新的人生途徑。

蒲魯東常常歡喜這樣講：他想爲人生立一社會秩序，此秩序與個人享有權、土地私有權，及集產主義社會主義等底秩序都不相同。他的想望後來並沒有成功。可是合作却開始在那兒工作了。合作分配與合作信用已經將各種不同的階級在實際的共同工作之下努力着了。消費者底合作社的確受到這種利益，因爲假使該社社員，貧富都有時，那末受惠的不祇貧者，即富有者也身受其利，因爲富有的人底購買力是比較大的。又，因有富有者之援助，消費者底合作社中便能多事躉批貨物，出售奢侈品，這是最能獲得利益的。因此，一個合作社便不必在日用必需品上爭奪權利了。

比利時社會主義的合作社裏儲藏的貨物種類並不多，主要的貿易品便是麵包，因欲維持社務，乃不得不以高價出售；有許多英、德、瑞士、意大利底合作社，在麵包上是

不加贏餘的。例如米蘭(Milan)合作聯合會，因爲社員中有許多是屬於中產階級的人，購買的物品（包括裝飾品奢侈品在內）甚多，所以遇到年成不好時，該社所售出的麵包，竟以成本出售，甚至連成本還不到，此種損失，即與其他物品所得的贏餘以資彌補。這樣，因有富裕的人加入合作社爲社員，窮困的社員，可以不受恥辱，不受嗟來之食，而竟身受其益了。

在信用合作社中，也同樣地可以看出各種不同階級的互助來。信用合作社底最大功能，爲放款與存款。誰希望借款呢？貧困的社員囉。誰又來存款呢？比較富裕的社員囉。因此，一部分的社員把信用合作社認爲貸款的機關；另一部分的社員，又把它當作儲蓄的機關。假使信用合作社祇吸收貧困的社員，那麼因存款底缺乏，不是毫無發展地陷於停滯的狀態中，便祇能出之於停止貸款之一途了。

所以，互助與各階級民衆底連鎖（連鎖Solidarity）一辭係法國蒲爾熱窪 Léon Bourgeois 給予合作的名辭），這個偉大的觀念，在消費者底合作社及信用合作社中，可說是充分地發揮了。合作所帶給我們的，不但是自助互助底原理，而且還帶給我們相互責任與連鎖底最高原理。

關於合作的名辭

現在讓我們簡單的說一下關於合作的諸名辭。從外表上看，合作組織與資本主義的組織毫無二致。但是我們立刻可以知道，兩者間祇是外表上的相同，內容却毫不一樣的。例如：

消費者底合作社底社員，去訪問合作社所設的商店時，就外表而言，該商店常與其他任何資本家底店舖一樣；但是仔細一查，便知該社員來商店時，不單具有買客底資格，且兼具有股東底資格的。因為一個合作商店，乃是各社員底共同財產。這商店不屬於每一個老板，也不屬於某一部分的人。

合作者在社裏購買——或者毋甯說是向自己店裏領取貨物——物品，到一年或半年之末，可以在購買上收受一注分紅。不過這一注分紅，不是與資本主義下所說的分紅一樣。這僅僅是一筆儲蓄，是他從前多付的錢，如今社裏還給他罷了。惟其如此，故在法國，分紅一辭已改為「*Rés. tourne*」(收回)一辭。在德國，這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分紅一辭，在合作中已用「*Reichergütung*」一辭來代替了，意謂「歸還」。同樣，在德國，股東一辭，已改為「*Gesellschafter*」，意謂事業的參與權。

而且在合作者中間，往往用「分配」一辭代替「售賣」一辭

。英國消費者底合作社，的確就叫做分配合作社。消費者底合作社，的確沒有售賣物品。它不過把商品分配給社員，而此項商品之批購，也是登記在他們共有的簿記上的。斯陶定格(*Staudinger*)教授，甚至提議取消「資本」一辭，而代之以「社會的基金」一辭。

同時，各國關於合作底法律也因合作精神之新的表現而漸有改變了。有幾個國家，如俄國、加拿大、丹麥、大不列顛、捷克斯拉夫與瑞士等國，法律上已不再把合作社看作與普通的商業組織一樣的了。有幾個國家呢，其財政當局往往仇視合作會社。這是不用大驚小怪的。歷史上一種生活底新方式之發展，往往總先於法律之訂立。

(註) V. Todorov 教授是俄國人，平日努力將合作思想散佈於歐洲，厥功甚偉。他生在莫斯科，曾任莫斯科大學合作教授，其著作甚富，各國均有譯本。他後來又到過意大利。大戰以後，他又任 *Turin* 大學底合作教授，及捷克斯拉夫 *Prague* 大學底合作教授。

他曾任國際合作聯盟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一年在比利時創舉之國際合作暑期學校中，他在那兒擔任演講，題為意大利之合作運動。

此文為一小冊子，譯者係根據英國合作聯合會之譯本而重譯者。此文內容雖為其個人的意見，然可以代表大部分歐洲合作運動家的意見，所以把它介紹過來。